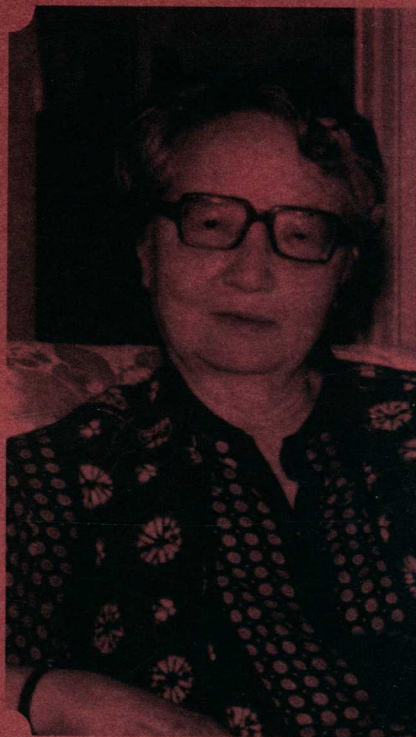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
『十二五』国家重点图书
出版规划项目
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

主 编 陈建功 吴义勤

李 纳 短篇小说选

李
纳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
『十二五』国家重点图书
出版规划项目
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

主 编 陈建功 吴义勤

李 纳 著

李纳 短篇小说选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YU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纳短篇小说选/李纳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 6

(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)

ISBN 978-7-5500-1403-9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8856号

李纳短篇小说选

李 纳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 云 钟莉君
装帧设计	彭 威
制 作	阮 璐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6.25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403-9
定 价	27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23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
10&ZD093资助课题

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的发掘、
整理、研究与出版》

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

主 编 陈建功 吴义勤

国人自古重“史”。而新史料的发现，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。即便是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一鳞半爪，也会使史家乃至读者如获至宝。在文学历史的阐述、文学理论的论证以及文学批评活动中，新史料的发现当然也每每相伴而生，同样为新的立论和新的阐发提供坚实的基础。更有学养深厚、学风笃实的学人，常常会把搜集所得的资料，整理编撰，既是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服务，亦可供他人参考。这些资料，我们并不陌生，在林林总总的校点本、辑佚本、笺注本、年谱、诗文系念、书目、索引里都可窥其面貌。比如，鲁迅先生为了撰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也曾搜集了大量的小说史料，又将这些史料整理成《古小说钩沉》、《小说旧闻钞》等。这自周至隋的36种散佚小说，毫无疑问成为研究唐代以前小说的重要参考书，也为普通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兴趣。这正是“钩沉”的价值。梁启超所谓的“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”，为我们了解前人所思所想，乃至理解“人类社会史可能性的一切”和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。这些“痕迹”的再发现，无疑多多益善。

作为集文学资料中心、文学展览中心、文学交流中心、文学研究中心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在收集、保管、整理、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、手稿、译著、书信、日记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片、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的过程中，在和广大的研究者、作家及其家属、后人接触的过程中，不断接触到曾被历史遮蔽、湮

没、忽略的有关人物及有关史料，因此，编辑、出版“钩沉丛书”，是水到渠成之事，也是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这套丛书，旨在把我馆认为值得引起注意的、涉及现当代文学的史料予以发掘，把某些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带有资料性的著述予以出版。举凡作家的年谱、回忆录、传记、散佚作品等均在丛书出版范围内。这一工作，有赖于著述者的劳动，也有赖于广大作家及其家属、后人的支持，这是需要向著述者和支持者致以诚挚谢意的。

然而，我以为不能不指出的是，“钩沉”是有价值的。“钩沉”出来的，却未必件件都有价值。

因此，其一，本丛书所含所有书籍的出版，惟以我馆认识到的参考价值为取舍，是否真有“价值”，有待研究家和读者的考量与开掘。其二，“钩沉”，绝不是为了“爆料”，为了“翻案”，为了“听唱翻新杨柳枝”。这在世道浇漓学风蒙尘的当下，是不能不有言在先的。也就是说，若有人欲借本丛书中涉及的一些史料断章取义、哗众取宠，谋取商业利润，概由炒作者自负其责。本“丛书”所涉及的资料和史实，并未经过本馆的考证与甄别；所涉及的观点，只代表编撰者本人的价值立场与学术见解，与文学馆的立场、见解无涉。

如果诸公能够从这套丛书中获取一些资料，经过甄别辨析，成一家之言，作为丛书出版的组织者，便欣欣堪以慰之。

是为序。



2010年5月7日

自序

这本选集共选出我的二十二篇短篇小说，按发表日期先后排列。

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，幼年生活是孤寂的，几个底层的劳动人民是我暗淡生活中的亮光。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们。他们不但给过我快乐，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。这些人，就是颈项上拴着铁链，也过得高高兴兴，从不对生活绝望。这些人是善良的，纯朴的，对别人充满了同情心。后来，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，在众多人物中，除少数之外，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。尤其是中国的女性，在旧社会，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，一旦觉醒，对旧生活的抛弃，义无反顾；对新生活的执着，舍生忘死。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，就是人民的利益。有时，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，思想比男人更单纯。我爱这些人。无论在战争年代，在和平建设时代，还是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寒冷日子里，她们的光辉都照亮了我，想到她们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因此，在我的笔下，我反复地讴歌她们。

有一位女作家说过：作家应该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拥护这位女作家的主张。揭示人民心灵的美，应该是作家崇高的义务。

作品的作用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世界，它应该是引人向上的，应该鼓舞人们为美好的理想而战斗。我们常常喜欢谈“艺术家的良心”，我对“艺术良心”的理解是：艺术家必须忠于人民，必须想到千千万万的人，必须想到他是为成千上万的人

而创作；他要对千百万读者负责，当他提笔时，应该想到它的分量。

我又要再一次提到《亚利安娜》给我的启示。这件事，已经过去几十个寒暑，可是至今想来，还清晰如同昨日。那时候，我是一个初中学生，寂寞总是笼罩着我，有一天，无意中看到一本厚杂志，读到《亚利安娜》。这篇小说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我被一个为真理献身的女性感动得热泪迸流。在我稚嫩的心灵中，它不啻是一束火把，它长久地在我心中燃烧，成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。

所以，描写普通人的生活，揭示他们的精神美，是我努力的方向。以往，不管我写得多么肤浅，我总是朝着这个方向走。

一个人无论对待什么工作，如果不怀着真挚的感情，是不可能做好的，对创作尤其如此。创作需要一颗赤子之心。创作不应该是用笔写，而应该是用心写。我看过一些终生难忘的作品，从表面看，写得平易近人，没有一个惊人的辞藻，没有一句夸张的语句，但它有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它是那么感染人心，使你不能不和它的人物同悲同喜，长久地激动不已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由于作者注入了他真诚的感情。他是用心血写出来的。相反，有一种作品，喊着动人的口号，夸张自己的“爱”，这种装扮的感情，不管你装扮得多么“逼真”，聪明的读者自会品味出来。

作家应该有广阔的视野，丰富的知识，明澈的洞察力，但我以为，更重要的是一颗真诚的心。有一位大作家曾鞭挞过某些作品的虚伪和庸俗，而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虚伪。虚伪的作品，不仅是对创作的亵渎，也是对读者的侮辱。

最后我要感谢愿意出这本书的同志，我在这里向你们致谢了。

作者2015年2月5日

李 纳 (1920~)

女，彝族，云南路南人。中共党员。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。1943年后历任延安中学语文教员兼年级主任，《东北日报》副刊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支部驻会作家，安徽文联专业作家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，作家出版社编审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、第五届名誉委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。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煤》《明净的水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李纳小说选》，散文集《弱光下的留影》等。

目 录

煤 / 1

爱 / 12

姑 母 / 18

女 婿 / 27

过 客 / 34

新粮仓 / 39

两个社主任 / 45

明净的水 / 50

儿 子 / 61

杨小梅 / 72

撒尼大爹 / 81

婚 礼 / 95

广阔的天空 / 105

涓涓流水 / 117

温暖的心 / 134

月 琴 / 144

战友之间 / 156

窗 / 200

星 / 207

弟 弟 / 218

泉 水 / 227

桥 / 236

煤

煤能使废铁化成钢

——俗语

黄殿文是哈尔滨有名的小偷，外号叫“无人管”，他蹲过好几次监狱，但是毫不在意，他说：“监狱就是我的家，长久不来，还想它呢！”

今年一月，又进了监狱，法院判他半年有期徒刑，送到矿山生产劳动。

到矿山，他用锅灰把脸一抹，躺在炕上哼哼，今天说骨头痛，明天说筋肉痛，人家吃饭他不吃，等旁人都上班去，他才偷着起来弄饭吃。这样过了半个来月，有一天工会陈主席到大宿舍去，正好他在炒菜，来不及爬上炕，只得搭讪着说：“主席，我病好了，过天把子就能干活了。”

陈主席说：“你也该干活，要不，连饭也吃不成啦。”

他说：“你分配吧——不过你不管饭我也能对付。”

主席说：“你愿干什么活？”

他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叫我看水楼吧。”

主席纵声大笑起来：“那是妇女和老头干的活，你年轻力壮的，还是挑点别的吧。”

他说：“你说，只要是轻巧活就成。”

主席说：“你去推煤车吧，三个人推一辆，你重活干不动，就和两个老工友推一辆。年轻小伙，干点活有多好，为什么要犯那没有出息的病？”主席从身上摸出

一百块钱给他：“去洗个澡，剪剪发。”主席又告诉他，矿山新老工友待遇一样，只要劳动就有钱花。

他嘴里哼哈答应，心里却说：“我要钱干吗？在哈尔滨做一次‘买卖’就是好几万，我还挨这累？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跑到工会去：“主席，我今天干活去，你给我找条绳，我把棉袍扎上。干活要有个干活的样子！”

主席赞赏地看看他：“头发一剃，可不是一个挺干净利落的小伙子嘛。”说完给他找了一条绳。他把前襟扎在腰里，问：“还带什么家伙？”主席说：“不用了。”

他兴致勃勃地跨出门槛，拉开架势，大声吼唱起来：“我迈开大步往前奔，康刺勒刺……”

到运输股挂了号，把他分配和两个老工友推一辆车，谁知他不用力气，只作着推车的架子，嘴里哼着二黄，身子向两边摇摆，后襟直向两个老工友扫来，车推不动了，老工友说：“你使点劲吧！”他说：“这不是使劲？”煤车怎么也推不过去，老工友把手一松，他也跟着松下来，说：“老工友不是要团结新工友吗？你们不推，我也没法子！”

后面来了一长串煤车，翻车的没有事干了，催促着，他就站在一旁喊：“大家来帮忙呀！这挂车推不过去啦！”果然跑来几个人帮忙推，他倒蹲在犄角上，一手拿一个大饼子，咀嚼着喊：“注意点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小心轧着脚呀！”

运输组长见他老耽误事，就叫他回去，他正乐意这样办。

于是他跑到草垫子里睡了一觉，回去见了主席说：“他们两个都不推，让我一人推，哪能推得动？我不敢批评他们，怕他们骂我坏蛋。”主席说：“你别撒谎了，我知道你偷了懒，明天可得要好好干活。重活干不了，我送你去仓库缝口袋。”

主席亲自把他送到仓库去，他缝起口袋来，手指伶俐，别人缝二十多针，他一只口袋就缝好了。主席见他像个干活的样子，也挺高兴，临走嘱咐他好好干。

主席一走，他把针一撂，对那三个人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老娘们？这是老娘们干

的活呀！”

大家也没理他，他说：“你们愿意听哈尔滨的事吗……”

大家说：“你赶快缝吧，一会就晌午了。”

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一分钱，一分货，十分钱，买不错；刨煤一天挣几千，咱们一天才挣千儿八百的，要认真干才是真傻瓜！”他把头凑到那三人跟前，问，“你们愿听《小老妈开唠》吗？我唱一段给你们听。”

他拉开嗓门唱：“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……”引得那三个人手下的针也动得慢了。

唱完后，他说：“你们光听唱，不给钱行吗？唉！不给钱也行，你们三人缝好的口袋分一份给我，我就天天给你们唱。”股长一来，他赶忙装个样子，股长一走，他又把仓库变成戏园子。

下班时，见仓库里堆着些小笤帚，就顺手挑一把揣在袖里，走过合作社，只见猪肉刚捞上来，喷香，他走进去，佯装买东西，把一大块肉偷走，连盖肉的布也拿走了。一回大宿舍，就叫：“来吃肉呀。”有人问他：“多少钱一斤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一堆买的。”

有个工友叫杨立顺，因为他嗓门高，好说话，又姓杨，所以大家叫他“洋炮”。他看到炕上多了把新笤帚，在心里寻思：“这玩意只有仓库有……”所以就问：“这条帚是谁的？”

“无人管”说：“我的！”

“你哪里来的？”

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路上捡来的呗。”

另一个工友走来说：“这是仓库的东西。”

他气愤地说：“谁见我从仓库拿来的？别血口喷人——在街上捡点东西也犯法？！”

大家都围上来：“你拿了人家的，还不认错？”“连猪肉也保险是拿的……”“你破坏了我们的名誉！”

他说：“名誉卖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斗争他！”

“斗争？只要不打就行。”

大家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说：“走，上工会去！”

他把棉袍一抖，拉长语调：“上工会就上工会，走呀！”

见大家拿走了肉和笤帚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说不敲诈人，这不叫敲诈叫什么？”

大家到工会，把赃物往桌上一摆：“主席，你瞧！”接着把事情叙述一遍。主席严厉地说：“黄殿文，你闹得太不像话了，几次破坏矿山的规矩。以后再拿人家的东西，把你送到警卫连！”他看到大家都很气愤，生怕真送警卫连。他想：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躲过这一关吧。所以就说：“我错啦！我给你们赌咒，再犯错误就毙了我。”

主席见大伙走开，就说：“老黄，你坐下来，咱俩唠唠。”

主席给他卷了一支烟，从闲谈中问到他的家世：原来他是双城人，在家里也种地，父母亲死了之后，就寄住在大爷家，当过几年兵，以后又想在哈尔滨混点事，但在伪满时代，没有个做官的亲戚，那里也混不上事。住在旅馆里，和一班小偷打上交道，没有钱，小偷就鼓励他出去偷，一回两回，觉得这买卖不错，一出去就有钱花，往后要钱、抽大烟、扎吗啡、逛窑子……什么都来。结果，老婆被大爷撵出来，到哈尔滨找到他，在店里租了一间小房住着，他三五天也不回去，媳妇问他，他总用话支开去。他对主席说：“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日子长了，媳妇知道我干这没出息的事，她哭着要寻死。我说：‘我也是没法子呀！’我答应她找事干，不再偷了，可是主席，不偷，除非我袋里装满钱……”

主席说：“现在你媳妇生活谁照管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被人家撵出来了，人过到这一步，什么人也顾不上啦。”

主席问：“你和你媳妇感情怎么样？”

他眼睛一闪，垂下了头说：“主席，我媳妇是个好女人，我对不住她！”主席说：“你应该为你妻儿想一想，在这里好好干活，把媳妇接来。”

他绝望地说：“我现在是臭名传千里，再莫想抬头啦！人生一世，过一天少一天，混一日了一日，享福也是一天，蹲监也是一天，挨累也是一天……”主席说：“你这就不对啦，从前偷东西是没法子，旧社会逼的；现在是新社会，人人都得工作。你年纪不到三十岁，前程远大；像我这老头子，土都盖半截了，还越干越上劲。你好好干活，也和老工友一样能立功，又能减刑。”他点点头，在肚里寻思：“可也对——但是干活多受累！”

主席说：“你下坑干活吧！坑里挣钱多，每月开七八万，手边也宽裕些。”等他一走，主席立刻照着他说的地方给他老婆打个电报，希望她到矿山安家。然而，这小子的脑子里却又塞满了“溜”的念头。

“溜”总得要有盘缠。他早就看准睡在他身旁的工友的包袱，这人叫李子明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不会喝酒，样子和姑娘似的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大姑娘”，叫惯了倒连真名都丢了。“大姑娘”有特殊爱好，他刨煤很起劲，每月开支八九万，他的钱都做了衣服。他有一双黄皮鞋和一身红绸子的衣裳，因为天气还冷，收拾在包袱里，但他还是时时打开。“无人管”早就打他的主意，又害怕被抓着，但一转念头：“抓住是他的，抓不住是我的。皮袄谁穿谁暖和，吃饭谁吃谁饱——八路军真可笑，讲民主，光用嘴，不疼不痒，当什么用？”

他把那包袱看准，在溜时一定“借”它当盘缠。

那天，他当真跟坑长下坑内，坑内的道路很陡，泥、水、煤混合在一起，把不住就要摔跤。瓦斯灯的亮光只能照一小片，不小心就碰着头，他在心里骂：“这是阎王路！哪个兔崽子发明下煤坑。”坑长却像走平道似的，一路告诉他：“这里滑，那里有坑。”好容易挨到下面，坑长说“你坐着歇歇”，就把他分在“洋炮”和“大姑娘”的“掌子”里干活，并且告诉他，“洋炮”就是小组长，不明白的事找他。他想：“倒霉，和他一道——但是，不管他，反正我不能总待在这里。”

他看见爱漂亮的“大姑娘”满脸漆黑，只有两排牙齿是白的，他越看越不顺眼，在肚里骂：还高兴个屁？也不照照自己的脸，装鬼都不用化妆了。大洋炮，这总唱……

“大姑娘”见他坐在镐把上不动，就说：“瞅够了吧？瞅也瞅不下煤来。”

“洋炮”说：“上来，我教你刨。”一面把着他的手刨了几下。他说：“就是这样刨，容易，让我刨给你看。”

他拿起镐头，在煤上乱刨一阵，“洋炮”说：“你别像关公耍大刀一样，力量要用在两臂上。”

他把镐头一撂：“操他妈，这煤和生铁一样，凭我这胳膊就刨不下来。”又转向“洋炮”：“你能刨下我不能刨下，来，咱俩摔个跤试试。”

“洋炮”说：“过几天再刨煤吧，把这些煤铲下去。”

他叽咕着：“出娘肚皮也没干过这活。七十二行，这叫什么行？”

拿起铁锹，像有千斤重。他把铁锹用力往煤里一插，煤和铁锹一齐滚到下面去。他大声嚷叫着：“铁锹掉下去啦！”“大姑娘”说：“你这不是成心捣乱？”

他说：“我手一松，它就掉下去啦。”

“大姑娘”不耐烦地说：“别吵吵，下去捡吧。”

他巴不得这句话，就“扑通”往下一纵，故意把头用力在地上一碰，蒙着头失声大叫：“哎哟！我的头被煤碰破了。”“洋炮”一看，果然流血了，就说：“你上医务所瞧瞧吧。”

他真高兴，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

当天，“无人管”和“大姑娘”的包袱一块失踪了。

两天后，“无人管”的媳妇也到矿山了。

陈主席心里真着急，把她安置在大宿舍隔壁一间小屋里，劝她不用发急，如果黄殿文过两天不回来，就找人送她回哈尔滨去。

女人只好住下来。她哪能睡得着？深夜了，只听见大宿舍里忽然吵闹起来，她清楚地听到主席的声音：“我告诉你跑不出去，穷人的江山穷人爱，儿童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你能跑得了？现在你信我的话了吧？”

另一个声音：“你为什么逃跑？叫你干活学好是坏事？矿山什么地方亏待你？”

许多声音：“说呀，你为啥不说话呀！”

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：“我一时的错误……”